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

白下蔡昇元放甫評點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勇力之人多難用爲其不知義禮則桀驁而難馴也伍子胥在一孝字上看重專諸最是識力高處可見有學問人結交斷不苟且

公子光立心篡弒本非好事專諸却在親賢下士上斷其必有所成識力正自不弱

姬光意在圖篡故思收羅才俊以爲羽翼君之用賢非己之利其說王僚以遠子胥固宜但王僚旣知伍員之賢欲用之矣却以子光之言而疎棄之使光得收以爲輔竟由此而遭篡弒之殃豈非見賢而不能舉及信才不篤之過耶

若論專諸在姬光府中行刺可以不必先往太湖學炙魚蓋學治味者以求近王僚而刺之也在姬光府中行刺王僚何曾嘗着魚味何如耶蓋專諸之意原欲以善味得近圖之示宮中姬光則只以魚炙爲名誘其來府而刺之耳專諸自是專諸主意姬光自是姬光主意二人不曾議定故多了一番轉折

周王嫡庶不分羣臣各以其党相擁戴用兵爭立至有二王之號綱紀蕩盡矣猶得後亡幸也

人多而心不齊百事不可做况行兵乎姬光策楚制勝處全在于此

話說漁丈人已渡伍員又與飲食不受其劍伍員去而復回求丈人



秘密其事恐引追兵尚至有負盛意勢迫身不能不慮也雖怪奇必不至也子皆終漁翁仰天嘆曰吾爲德于子子猶見疑倘若追兵別渡吾何以自明請以一死絕君之疑因有得此一節曰言訖解纜開船拔舵放槳倒翻船底溺於江心史臣有詩云

數載逃名隱釣綸

扁舟渡得楚亡臣

絕君後慮甘君死

千古傳名漁丈人

至今武昌東北通淮門外有解劍亭當年子胥解劍贈漁父處也伍員見漁丈人自溺歎曰我得汝而活汝爲我而死豈不哀哉伍員與

浮勝遂入吳境行至溧陽餒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沙于瀨音水之

上水流沙音樂即上日音樂即其中有飯伍員停足問曰夫人可假一餐乎女子

垂頭應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豈敢嘗餐於行客哉伍員曰某在

窮途願乞一飯白活夫人行賑恤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抬頭看見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員狀貌魁偉乃曰妾觀君之貌似非常人寧以小嫌坐視窮困不卷二

勝音勝漂母一頭漂母素知王孫此女子以貌得之於是發其簞取盜漿跪而進之音與勝一餐

而止乞得而不故飽羞女子曰君似有遠行何不飽食是奸女人情

二人乃再餐盡其器臨行謂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某

實亡命之夫倘遇他人願夫人勿言女子凄然歎曰嗟乎妾侍寡母

三十未嫁貞明自矢何期饋飯乃與男子交言敗義墮節何以爲人

與行乞男子交言自便以爲敗義澹前此語愧殺古今多少婦女子行矣伍員別云行數步回頭視

之此女子抱一大石自投瀨水中而死似亦太過後人有詩贊云

溧水之陽

繫繡之女

惟治母餐

不通男語

矜此旅人

發其筐筥

君腹雖充

吾節已窳

窳音愈損此孱軀

以存靈知

瀨水不竭

茲人千古

伍員見女子投水感傷不已咬破指頭漣血書二十字于石上曰

爾澆沙

我行乞

戎腹飽

爾身溺

十年之後

必俟十年亦如已下金報德事之難以急濟也

伍員題訖復恐後人看見搗土以掩之過了深陽復行三百餘里至

一地名吳趨

吳趨地名今蘇州有吳趨坊

見一壯士確顙而深目狀如餓虎聲若

巨雷方與一大漢厮打眾人力勸不止門內有一婦人喚曰專諸不

可其人似有畏懼之狀卽時斂手歸家員深怪之

如此壯士而畏婦人乎

這箇時候還有心情管閒事乎蓋已意在納交矣

旁人告曰此吾鄉

勇士力敵萬人不畏強禦平生好義見人有不平之事卽出死力相

爲適纔門內喚聲乃其母也所喚專諸卽此人姓名素有孝行事母

無違雖當盛怒聞母至卽止

整衣相訪專諸出迎卽其來歷員具道姓名并受冤始末專諸曰公

東圃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負此大冤何不求見

王借兵報仇員曰未有引進之人不敢白媒

專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顧荒居有何見論員曰微子行孝願與結

交專諸大喜乃告于母卽與伍員入拜爲交

比今人盟比弟不知如何員長于諸

二歲呼員爲兄長員請拜見專諸之母專諸復出其妻子相見殺雞

爲黍歡如骨肉遂留員勝二人宿了一夜次早員謂專諸曰某將辭

弟入都覓一機會求事

吳王專諸曰

吳王好勇而驕不如公子光親賢下士將來必有所成

此語是已知光員曰蒙弟指教某當牢記

曰有用弟之處萬勿見非

所以結交當爲有用不似今人只爲酒食計也

專諸應諾三人分

別員勝相隨前進來到梅里

吳舊都地在吳江縣西城郭卑隘朝市粗立舟車

嚷嚷舉目無親乃藏于勝于郊外自己被髮伴狂跣足塗面手執斑

竹簫一管在市中吹之

不知是幾時學吹起的諺如此處却用得著一笑

往來乞食其簫曲

第一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跋涉宋鄭身無依 千辛萬苦
淒復悲 艾仇不報 何以爲生

第二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昭關一度變鬚眉 千驚萬恐
淒復悲 兄仇不報 何以生爲

第二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蘆花渡口溧陽溪 千生萬死
及吳陸 吹簫乞食淒復悲 身仇不報 何以生爲

市人無有識者既市人時周景王二十五年吳王僚之七年也再
說吳公子姬光乃吳王諸樊之子諸樊薨光應嗣位因守父命欲以

次傳位于季札故餘祭夷味以次相及及夷味薨後季札不受國仍
該立諸樊之後爭奈王僚貪得不讓竟自立爲王雖是王僚不讓公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四

子光心中不服潛懷殺僚之意其如羣臣皆爲僚黨無與同謀隱忍
于中乃求善相者曰被離舉爲吳市吏囑以諂訪豪傑引爲已輔一

日伍員吹簫過子吳市被離聞簫聲甚哀再一聽之稍辨其音出見
員乃大驚曰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之貌也乃揖而進之遜于上

坐伍員謙讓不敢被離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出亡外國
子殆是乎員踴躍未對被離又曰吾非禍子者吾見子狀貌非常欲

爲子求富貴地耳其講富貴是倒市吏身分是相者身分伍員乃訴其實早有侍人知
其事報知王僚僚召被離引員人見被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得知

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一同入朝進謁王僚僚奇其貌都在貌上得

魁偉魁偉與之語知其賢卽拜爲大夫之職次日員人謝道及父兄之冤
咬呀切齒目中心火出王僚壯其氣意復憐之許爲典師復仇姬光素
聞伍員智勇有心收養他聞先謁王僚恐爲僚所親用心中微愠乃

往見王曰光聞楚之亡臣伍員來奔我國王以為何知人僚曰賢

而且孝光曰何以見之僚曰勇壯非常與寡人籌策國事無不中窻

是其賢也念父兄之冤未會須臾忘報乞師于寡人是其孝也光曰

王許以復仇乎僚曰寡人憐其情已許之矣光諫曰萬乘之主不為

匹夫與師令吳楚構兵已久未見大勝若為王嘗與師是匹夫之恨

重于國恥也勝則彼快其憤不勝則我益其辱必不可雖為要阻伍

却亦未王僚以為然遂罷伐楚之議伍員聞光之入諫曰光方有內

志謂將行未可說以外事也備有此乃辭大夫之職不受光復言于

王僚曰子胥以王不肯與師辭職不受有恐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

疎伍員聽其辭去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員與勝遂耕于陽山之野

姬光私往見之饋以米粟布帛問曰子出入吳楚之境曾遇有才勇

之士畧如子胥者乎員曰某何足道所見有專諸者真勇士也越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五

十六在

越昔稱光曰願因子胥得交于專先生員曰專諸去此不遠當即召

之明日可入謁也光曰既是才勇之士某即當造請豈敢召乎此等

好處乃與伍員同車共載直造專諸之家今姑蘇專諸巷專諸方在

街坊磨刀為人屠豕見車馬紛紛方欲走避伍員在車上呼曰愚兄

在此專諸慌忙停刀候伍員下車相見員指公子光曰此國長公

子慕吾弟英雄特來造見弟不可辭專諸曰某閭巷小民有何德能

敢煩大駕遂揖公子光而進扉門蓬戶低頭而入公子光先拜客敬

則先拜致生平相慕之意專諸答拜光奉金帛為贄專諸固讓伍

員從旁力勸方纔肯受自此專諸遂投于公子光門下光使人日饋

粟肉月給布帛又不時存問其母專諸甚感其意一日問光曰某村

野小民蒙公子豢養之恩無以為報倘有差遣惟命是從這是對地

明知其故矣光乃屏左右述其欲刺王僚之意專諸曰前王餘飲卒其子

分自當立公子何名而欲害之頭一層光備言祖父遺命以次相傳

之故季且既辭宜歸適長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僚安得為君哉吾

力弱不足以圖大事故欲借助于有力者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

言于王側陳前王之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倚劍士以傷先王之德第二層

之利不能退讓若與之言反生忌害光與僚勢不兩立專諸奮然曰

公子之言是也但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許又有此一層光曰

吾亦知爾母老子幼然非爾無與圖事者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即吾

子母也自當盡心養育豈敢有負于君哉專諸沉思良久對曰凡事

輕舉無功必圖萬全夫魚在千仞之淵而入漁人之手者以香餌在

也此語用在此處欲刺王僚必先投王之所好乃能親近其身此句

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專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魚

炙專諸曰某請暫辭公子光曰壯士何往專諸曰某往學治味庶可

近王耳專諸遂往太湖學炙魚凡三月嘗其炙者皆以為美然後

復見姬光光乃藏專諸于府中藏專諸于府中便與專諸鬻翁有詩云

剛直人推伍子胥 也因獻媚進專諸

欲知弑械從何起 三月湖邊學炙魚

姬光召伍子胥謂專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王王員對曰夫鴻鵠

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鴻鵠必先去其羽翼吾聞公子度

忌僚之子筋骨如鐵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王僚得一慶

忌僚之子巨父相隨尚且難以動手况其母弟掩餘燭庸並握兵權雖有擒

龍搏虎之勇鬼神不測之謀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必先去此三

子然後大位可圖不然雖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位乎看此

恍惚思半胸就然曰君言是也且歸爾田俟有閒隙然後相議

分得十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六

六卷八

川員乃辭去是年周景王崩其嫡世子曰猛次曰旬長庶子曰朝景王寵愛朝囑于大夫賓孟欲更立世子之位孟後歸未行而崩劉

獻公擊亦卒子劉奚字伯食伯食嗣立素與賓孟有隙遂同單穆公旗殺賓孟孟後歸立世子猛是為悼王尹文公固甘平公鱣召莊公魚素

附子朝三家合兵使上將南宮極率之以攻劉卷卷出奔揚單旗奉王猛次于皇皇子朝使其黨鄆鄆伐皇盼敗死皇公

聞王室大亂遣大夫籍談劫躒帥師納王于王城尹固亦立子朝于京在開未幾王猛病卒單旗劉卷復立其弟旬是為敬王居

翟泉在洛陽周人呼旬為東王朝為西王二王互相攻殺六年不決成召莊公魚卒南宮極為天雷震死人心鴛懼大夫荀躒

復率諸侯之師納敬王于成周擒子朝兵潰召魚之子子朝反攻子朝朝出奔諸侯遂城成周而還王以召翟為反覆與尹固同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七 頓于市周人快之此是後話且說周王即位之元年吳王伯之八年也時楚故太子建之母在楚極恐其為伯員內應勸平王誅

之楚建母聞之陰使人求救于楚王僚使公子光往取建母行及鍾離楚將楚師帥師拒之馳報郢都平王拜令尹陽句為

大將并徵陳蔡胡沈諸五國之師胡子名光沈子名廷二君親自引兵陳遣大夫夏徵舒胡二國亦遣大夫助戰胡沈陳之兵營于右

許蔡之兵營于左遠越大軍居中姬光亦馳報吳王王僚同公子光率大軍一萬罪人三千有罪之人來至雞父地下寨兩邊尚

未約戰適楚令尹陽句暴卒疾楚不遠越代領其眾姬光言于王僚曰楚亡大將其軍已喪氣矣諸侯相從者雖眾然皆小國畏楚而

來非得已也楚之君幼不習戰陳夏徵舒而無謀許蔡三國人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盡力七國同心帥位卑無威若

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盡力七國同心帥位卑無威若

分師先犯胡與陳必先奔諸國乘亂必震懼可全敗也胡分

不與大請示弱以誘之而以精卒持其後王僚從其計乃為三軍自

率中軍姬光在左公子掩餘在右各飽食嚴陣以待先遣罪人三千

亂突之右營時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故胡子是子送及陳

鬻俱不做整備好請忌諱人及聞吳兵到開營擊之罪人原無紀律

或奔或止三國以吳兵散亂彼此爭功追逐全無隊伍姬光師左軍

乘亂進擊正遇夏齧一戰刺于馬下胡二君心慌奪路欲走公子

掩餘右軍亦到二君如飛禽入網無處逃脫俱為吳軍所獲軍士死

者無數生擒甲士八百餘人姬光嗚教將胡二君斬首是却

縱放甲士使奔報之左軍言胡二君及陳大夫俱被殺矣其

又三國將士嚇得心膽墮地不敢出戰各尋走路上合左

右二軍如泰山一般倒壓下來備中軍送越未及成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八卷八

陣軍士散其大半吳兵隨後掩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遠越太

敗奔五十里方脫姬光直入鄖陽迎取夫人以歸人不敢

拒敵遠越收拾敗兵止存其半聞姬光單師來鄖陽取夫人乃星

夜赴之也選比及軍至兵已離鄖陽二日矣遠越知不可

追仰天歎曰吾受命守關不能緝獲亡臣是無功也既喪七國之師

又失君夫人是二罪也無一功而負二罪何而復見王乎遂自縊

而死一場大禍又是費無平王聞吳師勢大心中甚懼用囊

為令尹以代陽句之位瓦獻計謂鄖城卑狹更於其東關地築一大

城比舊高七尺廣二十餘里名舊城為紀南城以其在紀山之南也

新城仍名鄖徒都居之復築一城於西以為右臂號曰麥城在常陽

三城以品字之形聯絡有勢人皆以為瓦功沈尹成笑曰子常不

不務修德政而徒事興築吳兵若至雖十鄖城何益哉說得囊瓦欲

雪雞父之恥大治舟楫操演水軍三月水手習熟囊丸率舟師從大江直逼吳疆耀武而還吳公子光聞楚師犯邊星夜來援比至境上

囊丸已還師矣姬光曰楚方耀武而還邊人必不為備又楚兵乃潛師襲巢滅之并滅鍾離秦凱而歸楚平王聞二邑被滅大驚遂

得心疾久而不愈至敬王四年疾篤召囊丸及公子甲王字子西至於榻前以太子珍囑之而薨囊丸與楚商議曰太子珍年幼且其

母乃太子建所聘非正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各順建善則國治也說誠立子西楚必賴之卻寔以囊丸之言告於公子申申怒曰若

廢太子是彰君王之穢行也太子鑿出其母已立為君夫人可謂非適嗣乎棄適而失大援外內惡之

我其病狂乎再言及吾必殺之囊丸懼乃奉珍圭喪卽位改名曰軫軫上是為昭楚囊丸仍為令尹軫為左尹軫將師為右尹軫無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九
極以師傳舊恩同執國政却說鄭尹公聞吳人取楚夫人以歸乃使人賈珠玉簪珥追送之以解殺軫之恨楚夫人至吳王賜宅而門

之外使子勝奉之伍景聞平王之死捶胸大哭終日不止公子光怪而問曰楚王乃子仇人聞死當稱快胡反哭之員曰某非哭楚王也

恨吾不能梟彼之頭以雪吾恨使得終於牖下耳身楚平先死了苦不得光亦為嗟嘆胡曾先生有詩曰

父兄冤恨未曾酬

已報淫狐獲首丘

手刃不能償夙願

悲來霜髻又添愁

伍員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報其仇怨一連三夜無眠心中想出一個計策來謂姬光曰公子欲行大事尙無聞可乘耶非為自己光曰

晝夜思之未得其便員曰今楚王新歿朝無良臣公子何不奏過吳王乘楚喪亂之中發兵南伐可以圖肅光曰倘遣吾為將奈何員曰

公子誤為陸車而得足疾者王必不造然後為掩餘燭庸為將

更使公子慶忌結連鄒衛共攻楚國此一綱而除三蠶因王之

死在目下矣生光又問曰三翼雖去延陵季子故稱延陵季子

在朝見我行算能容我乎員曰吳方睦再令季子使蓄以窺中原

之釁吳王好大而疎于計必然聽從待其遠使歸國大位息在豈能

復議廢立哉光不覺下拜曰孤之得子增乃天賜也次曰以乘我

楚之利入言于王僚僚欣然聽之光曰此事某應效勞奈因陸車

其足蹉方就醫療不能任勞倏曰然則何人可將光曰此大事非至

親信者不可托也王自擇之僚曰掩餘燭庸可乎

曰得人矣光又曰向來晉楚爭霸吳為屬國今晉既衰微而楚復屢

敗諸侯離心未有所歸南北之政將歸於東若遣公子慶忌往救

衛之兵并力攻楚而使延陵季子聘晉以觀中原之釁王簡練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十

以擬其後霸可成也王僚大喜使掩餘燭庸帥師伐楚季子聘

國為慶忌不造單說掩餘燭庸引師二萬水陸並進圍楚

邑地在廬江西南潛邑大夫堅守不出使人入楚告急時楚昭王新立君幼

臣議聞吳兵圍潛舉朝慌急無措此等處難以羅布耳公子

進曰吳人乘喪來伐若不出兵迎敵示之以弱啟其深入之心依

愚見速令左司馬沈尹戌率陸兵一萬救潛再遣左尹卻宛率水

一萬從淮汭順流而下截往吳兵之後使他首尾受敵吳將可坐而

擒矣還虧他榜昭王大喜遂用子西公行之計調遣二將水陸分

而行却說掩餘燭庸攻圍潛邑謀者報救兵來到二將大驚分兵

半圍城一半迎敵沈尹戌堅壁不戰使人四下將樵汲之路俱用石

子疊斷二將大驚探馬又報楚將卻宛引舟師從沙汭塞斷江口

兵進退兩難是王僚乃分作兩寨為犄角之勢與楚將相持一

面遣人入求救姬光曰臣向者欲徵鄭衛之兵政爲此也今日遣

之尙才爲晚王僚乃使慶忌糾合鄭衛四公子俱調開去了單留姬

光在國伍員乃謂光曰公子曾覓利匕首各用專諸此其時矣光

曰然昔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獻其三枚于吳一曰湛盧二

曰盤郢三曰魚腸魚腸乃匕首也形雖短狹欲鐵如泥先君以賜我

備有在他處亦足數處如此至今寶之藏於牀頭以備非常此劍連夜發光古怪

意者神物欲自試將飽王僚之血乎遂出劍與員觀之員誇獎不已

卽召專諸以劍付之專諸不待開言已知光意慨然曰王信可殺也

二弟遠離公子出使彼孤立耳無如我乎砂在但死生之際不敢

自主候京過老母方敢從命專諸歸視其母不言而泣率動是母曰

諸何悲之甚也豈公子欲用汝耶吾舉家受公子恩養大德當報忠

孝豈能兩全汝必亟往勿以我爲念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後世我死

陳周列國志卷之十六母曰吾思飲清泉可於河下

亦不朽矣專諸猶依依不舍處在此取之專諸奉命汲泉於河北及回家不見老母在堂問其妻妻對曰

姑適言困倦閉戶思臥戒勿驚之專諸心疑故牖而入老母自縊于

牀上矣又是奇髯仙有詩云

願子成名不惜身 肯將孝子換忠臣

世間盡爲貪生誤 不及區區老婦人

專諸痛哭一場收拾殯殮葬於西門之外謂其妻曰吾受公子大恩

所以不敢盡死者爲老母也今老母已亡吾將赴公子之急我死汝

母子必蒙公子恩眷勿爲我牽掛言畢來見姬光言母死之事光十

分不過意安慰了一番良久然後復論及王僚之事專諸曰公子盍

設享以請王王若昔來事入九濟矣光乃入見王僚曰有庖人從

太湖來新學炙魚味甚鮮美異於他炙魚炙雖好以請王辱臨下舍

而嘗之王僚好的是魚炙遂欣然許諾來日當過王見府上不必過
費光是夜預伏甲士於窟室之中再命伍員暗約死士百人在外接
應於是大張飲具次早復請王僚僚入宮告其母曰公子光其酒相
延得無有他謀乎可見未嘗不疑所付者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

恨之色此番相請諒無好意何不辭之僚曰辭則生隙若嚴爲之備
又何懼哉於是被獐貌之甲三重陳設兵衛自王宮起直至光家之
門街衢皆滿接連不斷僚駕及門光迎入拜見既入席安坐光侍坐
於傍僚之親戚近信布滿堂階侍席力士百人皆操長戟帶利刃不

離王之左右庖人獻饌皆從庭下搜簡更衣然後腰行而前十餘力
士握劍夾之以進如此及席可庖人置饌不敢仰視復腰行而出光
獻觴致敬忽作跽足僞爲痛苦之狀乃前奏曰光足疾舉發痛徹心
髓心用大帛纏緊其痛方止幸王寬坐須臾容裏足便出僚曰王兄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十三
請自方便光一步一蹣入內潛進窟室中去了少頃專諸告進魚炙
搜簡如前誰知這口魚腸短劍已暗藏在魚腹之中力士挾專諸腰
行至於王前用手臂魚以進忽地抽出匕首逕刺王僚之胸手勢去
得十分沉重直貫三層堅甲透出背脊真好專諸王僚大叫一聲登

時氣絕豈知這個魚味侍衛力士一擁齊上刀戟並舉將專諸剝做
肉泥堂中大亂他辣燉一笑僚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乃縱甲士殺出兩下交鬪
這一邊知專諸得手威加十倍那一邊見王僚已亡勢滅三分僚眾
一半被殺一半奔逃其所設軍衛俱被伍員引眾殺散可見這三個

奉姬光升車入朝聚集羣臣將王僚背約自立之罪宣布國人明白
今日非光貪位實乃王僚之不義也姬光有名可見光權攝大位待
李子返國仍當奉之這個自乃收拾王僚屍首殯殮如禮又厚葬專
諸封其子專毅爲上卿封伍員爲行人之職待以客禮而不臣市吏

被離舉旂石昌有功亦升大夫之職其符相散財發粟以賑窮民

此舉國人安之姬光心念慶忌在外使善走者謁其歸期姬光白

大兵屯於江上以待之慶忌中途聞變即馳去姬光乘駟馬追之

慶忌棄車而走其行如飛馬不能及光命集矢射之慶忌挽手接矢

無一中者姬光知慶忌必不可得乃誠西鄙嚴為之備遂還國又

數日季札自晉歸知王僚已死遂往其墓舉哀成服姬光親詣墓所

以位讓之亦明料其必不肯受曰此祖父諸叔之意也季札曰汝求

而得之又何讓焉得彼苟國無廢祀民無廢主能立者即吾君也光

不能強乃即讓王之位自號為闔閭季札退守臣位此周敬王五年

事也札恥爭國之事老於延陵終身不入國國不與國事時人高之

及季札之死葬於延陵孔子親道其柩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在句

史臣有贊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貪夫殉利 簞食見色 春秋爭弒

不顧骨肉 孰如季子 始終讓國

堪愧僚光 無慙秦伯

宋儒又論季札辭國生亂為賢名之玷有詩云

只因一讓啟羣爭 辜負前人次及情

若使延陵成父志 蘇臺麋鹿豈縱橫

且說掩餘燭困在潛城日从救兵不至正在躊躇脫身之計忽聞

姬光弒主奪位二人放聲大哭商議道光既行弒奪之事必不相容

欲要投奔國又恐國不相信正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

觸庸曰自今困守此終無期了且乘夜從僻路逃奔小國以圖後

舉也只得掩餘曰此前後圍裏如飛鳥入籠焉能自脫觸庸曰吾

有一計傳令兩寨將士詐稱來日欲與兵交鋒至夜半與兄微服

嚮走吳兵不疑掩餘然其言兩寨將士秣馬蓐食專候軍令布陣掩餘與燭州同心腹數人扮作哨馬小軍逃出自營掩餘投奔徐國燭庸投奔鑿石小近勢及天明兩寨皆不見其主將士卒混亂名搶船隻奔歸吳國所棄甲兵無數皆被郤宛水軍所獲諸將欲乘吳之亂遂伐吳國郤宛曰彼乘我喪非義吾奈何效之好郤乃與沈尹戍一同班師獻吳俘昭王以郤宛爲功以所獲甲兵之半賜之每事諮訪甚加敬禮費無極忌之益深乃生一計欲害郤宛畢竟費無極用何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囊瓦只是個混帳匹夫全無才智文則不知修政武則不知用

兵吳兵圍潛慌張無措無極進讒枉殺賢臣又不察公議波累

多人這等人做令尹楚國不亡何待

凡讒人害人多是乘隙而入獨費無極之害太子建殺伯郤宛都是平地波濤從毫無間隙處生造出機械來其計爲更險其心爲更毒僅僅一死猶爲未蔽厥辜

伍員之爲姬光盡力原爲要報自己之仇及闔閭以立却只講自己圖霸絕不提起替他報仇之事子胥雖則心酸却又推辭不得借力于人實是苦事

子將莫邪吳鴻扈稽諸事甚是妄誕不經多因行人好奇造出不足爲信也

子胥雖不識伯嚭之奸不信被離之說終亦不失爲厚以視今人只顧自得地步不肯引人于窮困者何啻天淵

凡人以死取名必先以義理爲斷專諸之刺王僚以感恩而圖報也禍止一身其母亦係自死然已不軌于聖賢之道矣至于要離非素受參養之恩與不可辭之義只以貪名之故殘身害家卽在義俠中亦無其位矣况道義乎此等捐軀只算殘毒之人吾所不取

詰說費無極心忌伯卻宛與却宛將師商量出一個計策來詐謂囊瓦

曰子惡卻宛欲設享相延托某探相國之意未審相國肯降重石巽

瓦曰彼若見招豈有不赴之理無極又謂卻宛曰令尹向吾言欲飲

酒於吾子之家未知子肯爲治具否托吾相探却宛猶在情理之中

相國果欲索飲下無極愁不不知是計應曰某位居下僚

蒙令尹枉駕誠爲榮幸明日當備卓酌奉候煩大夫致意無極曰子

享令尹以何物致敬卻宛曰未知令尹所好何在無極曰令尹最好

者堅甲利兵也所以欲飲酒於公家者以囊瓦之俘獲半歸於子故欲

借觀耳子盡出所有吾爲子擇之却宛果然將囊瓦平王所賜及家藏

兵甲盡出以示無極無極取其堅利者各五十件曰足矣子唯而冀

諸門令尹來必問問則出以示之令尹必愛而玩之因以獻焉若他

物非所好也卻宛信以爲然遂設帷於門之左將甲兵置於帷中

享人而藏甲兵于門首不慮難疑即果令尹欲觀何不盛陳肴核

俟其既至而後獻之耶雖是無極奸謀卻宛亦頗失檢點托費無極往邀囊瓦囊瓦將行無極曰人心不可測也吾爲子先往

探其設饗之狀然後隨行無極去少頃踉蹌而來喘吁未定囊瓦謂

囊瓦曰某幾誤相國子惡今日請相非懷好意將不利於相國也適

見帷兵甲於門相國誤往必遭其毒囊瓦曰子惡素與我無隙何至

如此惟其如此可見無極曰彼恃王之寵欲代子爲令尹耳且吾

聞子惡陰通吳國救潛之役諸將欲遂伐吳國子惡私得囊瓦人之路

是說見以爲乘亂不義遂強左司馬謂沈班師而回夫乘我喪

我乘亂正好相報奈何去之非得賜賂焉昔蓬眾輕退子惡若得

志國危矣囊瓦意猶未信更使左右往視回報門幕中果伏有甲

兵謂其囊瓦大怒卽使人請郢將帥至訖以郢欲謀害之事

中將帥曰郢宛與陽令終陽完陽三陽皆故令三族合黨三人出

必是將郢怨家欲乘政非一日矣囊瓦以異國匹夫謂宛本晉臣乃敢作

亂吾當手刃之遂奏聞王令郢將帥率兵甲以攻伯氏伯郢宛知

爲無極所賣自刎而死其子伯竊懼禍逃出郊外去了囊瓦命焚

伯氏之居國人莫肯應者瓦益怒出令曰不焚伯氏與之同罪衆人

盡知郢宛是箇賢臣誰肯焚燒其宅被囊瓦逼迫不過各取禾藁一

扎在手投于伯氏門外而走瓦乃親率家眾將前後門圍住放起大

火可憐左尹府第一區登時化爲灰燼連郢宛之屍亦燒毀無存盡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共

滅伯氏之族復拘陽令終陽完陽在晉陳誣以通謀叛皆殺之國

中無不稱冤者忽一日囊瓦於月夜登樓聞市上歌聲朗然可辨瓦

聽之其歌云

莫學郢大夫

忠而見誅

身既死

骨無餘

楚國無君

爲費與鄢

令尹木偶

爲人作繭

天若有知

報應立顯

瓦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但見市厘家家祀神香火相接問神何姓

各答曰卽忠臣伯郢宛也無罪枉殺冀其上訴於天耳左右還報

囊瓦瓦乃訪之朝中早訪公子申等皆言郢宛無通謀之事瓦心中

頗悔沈尹戌聞郊外賽神者皆呪咀令尹乃來見囊瓦曰國人皆怨

矣相國獨不聞乎夫費無極之讒人也與鄢將帥共爲蒙蔽去朝

吳山國侯朱教先王爲滅倫之事致太子建身死外國寃殺伍奢父子今又殺左尹波及陽晉二家從前殺過事百姓怨此二人入於骨髓皆云相國縱其爲惡怨罵呪詛遍於國中夫殺人以掩謗仁者猶不爲况殺人以興謗乎子爲令尹而縱讒慝以失民心他日國國有事寇盜興於外國人叛於內相國其危哉與其信讒以自危孰若除讒以自安邪漢元懼然下席曰是无之罪也願司馬助吾一臂誅此二賊沈尹戌曰此社稷之福敢不從命沈尹戌即使人揚言於國中曰殺左尹者皆費鄢二人所爲令尹已覺其奸今往討之國人願從者皆來言猶未畢百姓爭執兵先驅漢元乃收賈無極鄢將師數其罪臬之於市漢元國人不待令尹之命將火焚兩家之宅盡滅其黨於是謗詛方息史臣有詩云

不焚伯氏焚鄢費

公論公心在國人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七

十六卷十七

令尹早同司馬討

讒言何至害忠臣

又有一詩言費鄢二人一生害人適以自害讒口作惡亦何益哉詩云

順風放火去燒人

忽地風回燒自身

毒計奸謀渾似此

惡人幾個不遭屯

再說國王國元年乃國初王之六年也國闞訪國政於伍員曰寡

人欲疆國圖霸如何而可伍員頓首垂泪而對曰臣國國之亡虜也父兄含冤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垢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聞國國之政明是受急闞闞曰非夫子寡人不免屈於人下

今幸蒙一言之教得有今日方且托國於子何故中道忽生退志豈以寡人爲不足耶他部故件伍員對曰臣非以大王爲不足也臣聞疎不閉親遠不聞迤臣豈敢以羈旅之身居國國謀臣之上乎况臣

大仇未報方寸搖搖自不知謀安能謀國國謀

臣無出于右者子勿辭侯國事稍定寡人爲子報仇仇

惟子所命伍員曰王所謀者何也闔閭曰吾國僻在東南險阻卑濕

又有海潮之患倉庫不設田疇不墾國無守禦民無固志無以威示

鄰國爲之奈何伍員對曰臣聞治民之道在安居而理夫霸王之業

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革使內有可守而外可

以應敵闔閭曰善寡人委命於子子爲寡人圖之伍員乃相土形之

高卑管水味之鹹淡乃於姑蘇山東北三十里姑蘇山一名姑蘇山

橫山得善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法

地八聰那八門

南曰盤門蛇門

北曰齊門平門

東曰婁門匠門

西曰閭門胥門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大

十一卷下八

盤門者以水之盤曲也蛇門者以在己方生肖屬蛇也齊門者以

國在其北也平門者水陸地相稱也婁門者婁江之水所聚也匠門

者聚匠作於此也閭門者通閭闔之氣也胥門者向姑胥山也閭在

東南正在己方故蛇門之上刻有木蛇其首向內示國之臣服於國

也南向復築小城周圍十里南北西俱有門惟東不開門欲以紹國

之光明也國地在東爲辰方生肖屬龍故小城南門上爲兩龍以象

龍角城郭既成迎闔閭自梅里徙都於此城中前朝後市左祖廟右

神倉廩府庫無所不備大選民卒教以戰陣射御之法別築一城

於鳳凰山之南以備越寇名南武城如許經濟子晉真有絕

魚腸爲不祥之物函封不用築冶城於牛首山在府鑄劍數千號曰

扁諸又訪得吳人干將城內有干將與歐冶子同師使居匠門別

鑄利劍近門又各干干將乃採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

妙選曰時天地下降百神臨觀聚炭如丘使童男童女三百人裝炭
鼓豪如是三月而金鐵之精不銷于將不知其故其妻莫邪謂曰
夫神物之化須人氣而後成今子作劍三月不就得無待人而成乎
干將曰昔吾師爲冶不化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卽山作冶
必麻經草衣祭爐然後敢發今吾鑄劍不成亦若是邪莫邪曰師能
燦身以成神器吾何難效之於是莫邪沐浴斷髮剪爪立於爐傍使
男女復鼓豪炭火方烈莫邪自投於爐頃刻銷鏤金鐵俱液遂瀉成
二劍先成者爲陽卽名干將後成者爲陰卽名莫邪陽作龜文陰作
漫理干將匿其陽止以莫邪獻於吳王王試之石應手而開今虎邱
試劍石是也王賞之百金其後吳王知干將匿劍使人往取如不得
劍卽當殺之干將取劍出觀其劍自匣中躍出化爲青龍干將乘之
升天而去疑已作劍仙矣此事凡有三傳事皆
不同可知不疑實事使者還報吳王歎息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九 十六卷十九
自此益寶莫邪莫邪不知下落直至六百餘年之後晉朝留吳張華
丞相見牛斗之間有紫氣聞雷煥妙達象緯召而問之煥曰此寶劍
之精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煥爲豐城令煥既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
函長踰六尺廣三尺開視之內有雙劍以南昌西山之土拭之光芒
豔發以一劍送華留一劍自佩之華報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尙有
莫邪何爲不至雖然神物終當合耳其後煥同華佩劍過延平津劍
忽躍出入水急使人入水求之惟見兩龍張鬣相向五色炳躍使人
恐懼而退以後二劍更不出現想神物終歸天上矣今豐城縣有劍
函池前石函土瘞其半俗呼石門卽雷煥得劍處此乃干將莫邪之
結末也後人有寶劍銘云

五山之精

六氣之英

鍊爲神器

電輝霜凝

虹苒波映

龍藻龜文

斷金切王 威動三軍

誦說**王閻**閻既寶**莫邪**復募人能作金鉤者**鉤**兵嘗以百金國人
 多有作鉤來獻者有鉤師貪王之重賞將二子殺之取其血以鑿金
 遂成二鉤獻於**王**越數日其人詣宮門求賞**王**曰為鉤者眾爾
 獨求賞爾之鉤何以異於人乎**鉤師**曰臣利王之賞殺二子以成鉤
 豈他人可比哉**王**命取鉤左右曰已混入眾鈎之中形製相似不能
 辨識**鉤師**曰臣請觀之左右悉取眾鉤置於**鉤師**之前**鉤師**亦不能
 辨乃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失鴻**稽扃我在於此何不顯靈於**王**前也
 假使竟不顯靈豈不呼聲未絕兩鉤忽飛出貼於**鉤師**之胸**王**大
 驚曰爾果言不謬矣乃以百金賞之**鉤**亦甚不償遂與**莫邪**俱佩服
 於身其時**伯嚭**出奔在外聞**伍員**已顯用於**吳**乃奔**吳**先謁**伍員**
 員與之相對而泣遂引見闔閭問曰寡人僻處東海子不遠千
 里遠辱下士將何以教寡人乎**嚭**曰臣之祖**父**效力於**吳**再世
 矣臣父無罪橫被焚戮臣亡命四方未有所屬今聞大王高義收**伍**
 子**胥**於窮厄故不遠千里束身歸命惟大王生死之闔閭惻然使為
 大夫與**伍員**同議國事**吳**大夫被離私問於**伍員**曰子何見而信**嚭**
 乎**員**曰吾之怨正與**嚭**同諺云同疾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
 而集灑下之火因復俱流子何怪焉自是被離曰子見其外未見其
 內也吾觀**嚭**之為人鷹視虎步其性貪佞專功而擅殺不可親近
 相中看若重用之必為子累**伍員**不以為然遂與**伯嚭**俱事**王**後
 人論被離既識**伍員**之賢又識**伯嚭**之佞真神相也**員**不信其言豈
 非天哉有詩云

能知忠勇辨奸回 神相如離真異哉
 若使子胥能預策 豈容麋鹿到蘇臺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十六卷下

話分兩頭再說公子慶忌逃奔於艾城今南昌府城州招納死士結

連鄰國欲待時乘隙伐吳報讐闔閭聞其謀謂伍員曰昔專諸之事

寡人全得子力今慶忌有謀吳之心飲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子更爲

寡人圖之又要他做一件事還替他報仇伍員對曰臣不忠無行與大王圖王僚

於私室之中今復圖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誅討復紂

武庚子不以爲非皇天所廢順天而行慶忌若存王僚未死寡

人與子成敗共之寧可以小不忍而釀大患寡人更得一專諸事可

了矣子訪求謀勇之士已非一日亦有其人否乎伍員曰難言也臣

所厚有一細人似可與謀者闔閭曰慶忌力敵萬人豈細人所能謀

哉員對曰是雖細人實有萬人之勇闔閭曰其人爲誰子何以知其

勇誠爲寡人言之伍員將勇士姓名出處備細說來正是

說時華岳山搖動 話到長江水逆流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王 十六卷卅一

只爲子胥能舉薦 要離姓字播春秋

伍員曰其人姓要離離人也臣昔曾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訢是以

知其勇闔閭曰折辱之事如何員對曰椒邱訢者東海士人也有友

人仕於吳而死訢至奔其喪車過津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

水中有神見馬卽取出之君勿飲也訢曰壯士在此何神敢于我哉

乃使從者解驂飲於津水馬果嘶而入水津吏曰神取馬去矣椒邱

訢大怒袒裊持劍入水求神決戰不知怎生尋神輿濤鼓浪終不能

害三日三夜椒邱訢從水中出一目爲神所傷遂眇至吳行弔坐於

喪席訢恃其與水神交戰之勇以氣凌人輕傲於士大夫言詞不遜

時要離與訢對坐忽然有不平之色謂訢曰子見士大夫而有傲色

得無以勇士自居邪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不

旋踵與人戰不違聲寧死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失馬不能追

又受眇目之羞形殘名辱不與并命而猶戀戀於餘生此天地間最無用之物且不當以面日見人况傲士乎定是有理折椒邱訴被辱

頓口無言含愧出席而去椒邱至晚還舍誠其妻曰我辱勇椒邱訴於大家之喪恨怨鬱積今夜必來殺我以報其辱吾當僵臥室中

以待其來慎勿閉門妻知要離之勇從其言椒邱訴果於夜半挾利刃逕造要離之舍夜半行刺不見門扉不掩堂戶大開直趨其室見

一人垂手放髮踰牕僵臥觀之乃要離也見訴來直挺不動亦無懼意訴以劍承要離之頸數之曰汝有當死者三汝知之乎離曰不知

訴曰汝辱我於大家之喪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見我而不起避三死也汝自求死勿以我為怨要離曰我無三死之過爾有三不肖

之愧爾知之乎訴曰不知要離曰吾辱爾於千人之眾爾不敢酬一言一不肖也是入門不咳登堂無聲有掩襲之心二不肖也是以劍

承吾之頸尚敢大言三不肖也是爾有三不肖而反責我不可鄙哉椒邱訴乃收劍歎曰吾之勇自計世人莫有及者離乃加吾之上真

乃天下勇士若殺之豈不貽笑於人然不能殺汝亦難以勇稱於世矣乃投劍於地以頭觸牖而死不知可曾報官相驗否一笑方其在喪席之時

臣亦與坐故知其詳豈非有萬人之勇乎闔閭曰子為我召之伍員乃往見要離曰吳王聞吾子高義願一見顏色離驚曰吾乃吳下小

民有何德能敢奉吳王之詔伍員再申言吳王願見之意要離乃隨員入謁闔閭初問伍員誘要離之勇意必魁偉非常及見離身材僅

五尺餘腰大一束形容醜陋大失所望疑在不中看難怪吳王心中不悅問曰子胥稱勇士要離乃子乎離曰臣細小無力迎風則伏負風則偃何

勇之有然大王有所遣不敢不盡其力闔閭嘿然不應伍員已知其意奏曰夫良馬不在形之高夫所貴者力能任重足能致遠而已要

離形貌雖陋其智術非常非此人不能成事王勿失之闔閭乃延入後宮賜坐要離進曰大王意中所患得非亡王之公子乎臣能殺之

闔閭笑曰慶忌骨騰肉飛走踰奔馬矯捷如神萬夫莫當子恐非其敵也要離曰善殺人者在智不在力臣能近慶忌刺之如割雞耳闔

閭曰慶忌明智之人招納四方亡命豈肯輕信國中之客而近子哉要離曰慶忌招納亡命將以害臣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

斷臣右手這等毒計慶忌必信臣而近之矣如是而後可圖也闔閭愀然不樂曰子無罪吾何忍如此慘禍於子哉要離曰臣聞安妻

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王冢之愛不能除君之患非義也臣得以忠義成名雖舉家就死其甘如飴矣這等忠義

曰要離為國忘家為主忘身真千古之豪傑但於功成之後旌表其妻孥不沒其績使其揚名後世足矣闔閭許之次日伍員同要離入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十六卷中

朝員薦要離為將請兵伐闔閭罵曰寡人觀要離之力不及一小兒何能勝伐闔閭之任哉况寡人國事靡定豈堪用兵要離進曰不仁

者王也子胥為王定闔閭國王乃不為子胥報讐乎雖是故意却說得妙闔閭大

怒曰此國家大事豈野人得知奈何當劊責辱寡人叱力士執要離斷其右臂既是因他何必先斷右臂計亦誅顯因於獄中遣人收其妻子伍員歎息而

出羣臣皆不知其繇過數日伍員密諭獄吏寬要離之禁要離乘間

逃出闔閭戮其妻子焚棄於市宋儒論此事以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人仁不肯為之今乃無故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詐謀闔閭之殘忍極矣要離與王無生平之恩特以貪勇俠之名殘身害家亦豈得為良士哉此論精確的當有詩云

祇求成事報吾君

妻子無辜枉殺身

莫向他邦誇勇烈

忍心害理是吳人

要離奔出國境一路上逢人訴冤訪得慶忌在國遂至國求見慶

忌疑其詭詐不納要離乃脫衣示之慶忌見其右臂泉斷方信為實

乃問曰吳王既殺汝妻子刑汝之軀今來見我何為離曰臣聞吳王

弑公子之父而奪大位今公子連結諸侯將有復讐吳之舉故臣以死

命相投臣能知吳國之情誠以公子之勇用臣為嚮導吳可入也大

王報父讐臣亦少雪妻子之恨慶忌猶未深信未幾有心腹人從吳

中探事者歸報要離妻子果焚棄於市上慶忌遂坦然不疑問要離

曰吾聞吳主任子胥伯嚭為謀主練兵選將國中大治吾兵微力薄

焉能洩胸中之氣乎離曰伯嚭乃無謀之徒何足為慮吳臣止一子

胥智勇足備今亦與吳王有隙矣慶忌曰子胥乃王之恩人君臣相

得何云有隙要離曰公子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胥所以盡心於闔

閭者欲借兵伐吳報其父兄之仇今平王已死費無極亦亡闔閭得

位安其富貴不思與子胥復讐臣為子胥進言致觸王怒加臣慘戮

子胥之心怨吳王亦明矣臣之幸脫囚繫亦賴子胥周全之

力子胥囑臣曰此去必見公子觀其志向何如若肯為伍氏報讐願

為公子內應以贖虛室同謀之罪公子不乘此時發兵向吳待其君

臣復合臣與公子之讐俱無再報之日矣言罷大哭以頭擬柱欲自

觸死慶忌急止之曰吾聽子胥聽子遂與要離同歸艾城任為腹心

使之訓練士卒修治舟艦三月之後順流而下欲襲吳國慶忌與要

離同舟行至中流後船不相接要離曰公子可親坐船頭戒飭舟

人慶忌來至船頭坐定要離隻手執短矛侍立忽然江中起一陣怪

風要離轉身立於上風借風勢以矛刺慶忌何法透入心窩穿出

背外慶忌倒提要離溺其頭於水中如此三次乃抱要離置於膝上

顧而笑曰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於我左右持戈戟於攢刺

之慶曰播手曰此天下之勇士也豈可一日之間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勿殺要辭可縱之還國以旌其忠如成子言畢推要離於膝下自以手抽矛血流如注而死不知要離性命如何且看一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殺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孫武之事與穰且不同穰且之請監軍是欲借以為重其後之斬莊賈則既已握兵賈犯軍法理所應誅孫武之演陣亦無他奇只不過誅殺以立威耳婦女非持兵之人寵姬非試兵之物演陣教戰誅殺立威不必定在於此乃欲以此為試者明知其未必即從須殺之以信吾說耳是其請之時已懷欲殺之意殺無辜之人以求信吾說孫武之心忍於穰且多矣讀者於此等處最宜分別莫作一例觀也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五

闖閭謀事頗有才智為公子時禮賢下士傾心于子胥禮下于專諸似是賢豪一流及借子胥之力得位却不與之報讐以女死之故勞民以興大役又殺無辜之萬人以為殉又以失劍而枉殺左右數十人可謂殘虐之極可見以前許多好事都是權術以求濟其欲耳其欲已遂底裏遂傾可見得意時看人難失意時看人為更難也

驅人殉葬一事最是愚得可笑使死者無知何知寂寞安用多人如其有知萬人皆將怨恫切心適以為累安能得其用乎囊瓦以黷賈而失諸侯又以裘馬微物拘留二國之君至于三年不釋橫肆極矣竟以此而招十七國之師終至吳兵入郢之

禍會夫敗國可畏哉

晉國八霸中原其所與爭者惟楚今楚有大賢諸侯同心正是復整霸業之時乃荀寅士鞅亦以貪故空自往返一遭毫無所逞遂以霸業讓之于吳真是可惜

楚國子西沈尹成都還是右智之人當時乃備用一囊瓦為金尹以取覆敗豈有天意存于其間耶

話說慶忌臨死誠左右勿殺要離以成其名左右欲釋放要離要離不肯行謂左右曰吾有三不容於世雖公子有命吾敢偷生乎眾問曰何謂三不容於世要離曰殺吾妻子而求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反殺故君之子非義也欲成人之事而不免於殘身滅家非智也有此三惡有何面立於世哉雖此說清好言遂投身於江舟人撈救出水要離曰汝撈我何意舟人曰若返國必有爵祿何不俟之要離笑曰吾不愛室家性命况於爵祿汝等以吾屍歸可取重賞於是奪從人佩劍自斷其足復刎喉而死史臣有贊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美

古人一死

其輕如羽

不惟自輕

并輕妻子

闔閭畢命

以殉一人

一人既死

吾志已伸

專諸雖死

尚存其肖

傷哉要離

死無形影

豈不自愛

迷人之功

功遂名立

雖死猶榮

繫劍死俠

釀成風俗

至今吳人

趨義如鶻

又有詩單道慶忌力敵萬人死於殘疾匹夫之手世人以勇力恃者可戒矣詩云

慶忌驍雄天下少

匹夫一臂須臾了

世人休得逞強梁

牛角傷殘鼯鼠飽

眾人收要離肢體并載盛世之屍來投閻王閻閻閻閻大悅重賞降

卒收于行伍以上卿之禮墓要離於閻門城下曰藉子之勇為吾守

門今郡門城下追贈其妻子與專諸同立廟歲時祭祀以公子

之禮墓慶忌於王僚之墓側大晏羣臣伍員泣奏曰王之禍患皆除

但臣之仇何日可復伯嚭亦垂淚請兵伐閻閻曰俟明日當謀之

次早伍員同伯嚭復見閻閻于宮中閻閻曰寡人欲為二卿出兵誰

人為將員嚭齊聲曰惟王所用敢不效命閻閻心念二子皆閻人俱

報已仇未必為閻盡力要離仇自然盡力不盡乃嘿然不言向南風

而嘯頃之復長歎伍員已窺其意復進曰王慮閻之兵多將廣乎閻

閻曰然員曰臣舉一人可保必勝閻閻欣然問曰卿所舉何人其能

若何員對曰姓名人也閻聞說是閻人便有喜色員復奏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

曰此人精通韜畧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

篇世人莫知其能隱于羅浮山東之東誠得此人為軍師雖天下

莫敵何論閻哉閻曰卿試為寡人召之東員曰東員曰東員曰東

纔肯就閻閻從之乃取黃金十鎰白璧一雙使員駕駟馬往羅浮山

取聘孫武員見武備道閻王相慕之意乃相隨出山同見閻閻閻

降階而迎賜坐問以兵法孫武將所著十三篇次第進上閻閻令伍

員從頭朗誦一遍每終一篇讚不容口那十三篇

一曰始計篇二曰作戰篇三曰謀攻篇四曰軍形篇五曰兵勢篇

六曰虛實篇七曰軍爭篇八曰九變篇九曰行軍篇十曰地形篇

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間篇

閻閻顧伍員曰觀此兵法真通天徹地之才也但恨寡人國小兵微

如何而可

既有通大敵地之才何慮孫武對曰臣之兵法不但可施於卒伍雖婦人女子奉吾軍令亦可驅而用之

聞鼓掌而笑曰先生之言何迂濶也天下豈有婦人女子可使其操戈習戰者

孫武曰王如以臣言爲迂請將後宮女侍與臣試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

罪闔閭卽召宮女三百令孫武操演孫武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

隊長然後號令方有所統

何必定使闔閭又宣寵姬二人名曰右

姬左姬至前謂武曰此寡人所愛可充隊長乎孫武曰可矣然軍旅

之事先嚴號令次行賞罰雖小試不可廢也請立一人爲執法二人

爲軍吏主傳諭之事二人執鼓力士數人充爲牙將執斧鑽刀戟列

干壇上以壯軍容

聞許於軍中選用孫武分付宮女分爲左右二

隊有姬管轄右隊左姬管轄左隊各披甲持兵示以軍法一不許混

亂行伍二不許言語喧嘩三不許故違約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塲聽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五

十六卷八

操王登臺而觀之次日五鼓宮女二隊俱到教塲一箇箇身披甲胄

頭帶兜鍪右手操劍左手握盾二姬頂盔貫甲充做將官分立兩邊

例伺候孫武升帳武親自區畫繩墨布成陣勢使傳諭官將黃旗

二面分授二姬令執之爲前導眾女跟隨隊長之後五人爲五十人

爲總各要步跡相繼隨鼓進退左右迴旋寸步不亂傳諭已畢令二

隊皆伏地聽令少頃下令曰聞鼓聲一通兩隊齊起聞鼓聲二通左

隊而退眾宮女皆掩口嘻笑鼓吏稟鳴鼓一通宮女或起或坐參差

不齊孫武離席而起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使軍吏再申

前令鼓吏復鳴鼓宮女咸起立傾斜相接其笑如故孫武乃擯雙

袖親操袍以擊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宮女無不笑者孫武大怒兩目

忽張髮上衝冠遽喚執法何在執法者前跪孫武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信將之罪也既已再三約束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於軍法當如何執法曰當斬孫武曰士難盡誅罪在隊長顧左右可將女隊長斬訖示眾左右見孫武發怒之狀不敢違命便將左右二姬綁縛闕在望雲臺上看孫武操演忽見綁其二姬急使伯嚭持節馳救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櫛甚適寡人之意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請將軍赦之孫武曰軍中無戲言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雖君命不得受若狗君命而釋有罪何以服眾喝令左右速斬二姬梟其首于軍前復得於是二隊宮女無不股慄失色不敢仰視孫武於二隊中再取二人爲左右隊長再申令擊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戰鳴金收兵左右進退回旋往來皆中繩墨毫髮不差自始至終寂然無聲乃使執法往報嚭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王所用雖使赴湯蹈火亦不敢退避矣善仙有詩咏孫武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試兵之事云

強兵爭霸業

試武耀軍容

盡出嬌娥輩

猶如戰鬪雄

戈揮羅袖捲

甲映粉顏紅

掩笑分旗下

含羞立隊中

聞聲趨必速

違令法難通

已借妖姬首

方知上將風

驅馳赴湯火

百戰保成功

闕痛此二姬乃厚葬之于橫山立祠祭之名曰愛姬祠因思念愛姬遂有不用孫武之意伍員進曰臣聞兵者凶器也不可虛談誅殺不果軍令不行大王欲征嚭而伯天下思得良將夫將以果毅爲能非孫武之將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夫美色易得良將難

求若因二姬而棄一賢將何異愛莠草而棄嘉禾哉其算始

悟乃封孫武為上將軍號為軍師責成以伐之伍員問孫武曰

兵從何方而進孫武曰大凡行兵之法先除內患然後方可外征吾

聞王僚之弟掩餘在徐庸在鍾吾二人俱懷報怨之心今日進兵

宜先除二公子然後南伐伍員然之奏過王王曰徐與鍾皆小

國遣使往索逋臣彼不敢不從乃發二使一往徐國取掩餘一往鍾

吾取燭庸子章羽不忍掩餘之死私使人告之掩餘逃去路逢燭

庸亦逃出遂相與商議往奔國昭王喜曰二公子怨吳必深宜

乘其窮而厚結之乃居于舒城使之練兵以禦吳二國之違

命令孫武將兵除滅之子章羽奔鍾遂伐鍾執其君以歸每

復襲破舒城殺掩餘燭庸便欲乘勝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驟

用也遂班師於是伍員獻謀曰凡以寡勝眾以弱勝強者必先明于

勞逸之數仲公三分四軍以做鍾師卒收蕭魚之績惟自逸而以

勞予人也鍾執政皆貪庸之輩莫肯任忠請為三師以擾鍾我出一

師彼必皆出彼出則我歸彼歸則我復出使彼力疲而卒惰然後猝

然乘之無不勝矣以為然乃三分其軍迭出以擾鍾境鍾

遣將來救吳兵即歸鍾人苦之吳王有愛女名勝玉因內晏庖人進

蒸魚王食其半而以其餘賜女女怒曰王乃以剩魚辱我我何用生

為退而自殺闔閭悲之厚為殮具營墓于國西閭門之外鑿池積土

所鑿之處遂成太湖太湖廣三百六十里有山七十二豈取土

女墳湖是也又斷文石以為椀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府庫幾傾

其半又取盤郢名劍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之中令萬民隨而

觀之因令觀者皆入隧門送葬隧道因設有伏機男女既入遂發其

機門閉實之以土男女死者萬人闔閭曰使吾女得萬人為殉庶不

寂寞也國至今國俗殞事喪亭上製有白鶴乃其遺風殺生送死闔閭之無道極矣史臣有詩云

三良殉葬共非秦

鶴市何當殺萬人

不待夫差方暴骨

闔閭今日已無名

話分兩頭却說國昭王臥於宮中既醒見枕畔有寒光視之得一寶

劍國及且召相劍者風胡子入宮以劍示之風胡子觀劍大驚曰

君王何從得此昭王曰寡人臥覺得之於枕畔不知此劍何名風胡

子曰此名湛盧之劍乃國中劍師歐冶子所鑄昔國王鑄名劍五口

國王書夢聞而求之國王乃獻其三曰魚腸盤郢湛盧魚腸以刺王

僚盤郢以送亡女惟湛盧之劍在焉臣聞此劍乃五金之英太陽之

精出之有神服之則威然人君行逆禮之事其劍卽出此劍所在之

國其國祚必綿遠昌熾何是奉伏王弒王僚自立又坑殺萬人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王

以葬其女國人悲怨故湛盧之劍去無道而就有道也昭王大悅卽

佩劍於身以爲至寶宣示國人以爲天瑞請看後日闔閭失劍使人

訪之有人報此劍歸於國闔閭怒曰此必國王賂吾左右而盜吾

劍也殺左右數十人遂使孫武在員伯率師伐國復遣使徵兵於

國王允常未與國絕不肯發兵孫等拔國六合潛今二邑

因後兵不繼遂班師闔閭怒國之不同於伐國復謀伐國孫武諫曰

今年歲星在國伐之不利闔閭不聽遂伐國敗國兵於構李今大

掠而還孫武私謂伍員曰四十年之後國強而國盡矣伍員嘿記其

言此闔閭五年事也其明年國令尹囊瓦率舟師伐國以報潛六之

役闔閭使孫武伍員擊之敗國師於策獲其將孺繁以歸闔閭曰不

入郢都雖敗國兵猶無功也員對曰臣豈須臾忘郢都哉顧國大

下莫強未可輕敵國雖不得民心而諸侯未惡聞其索賂無厭不

夙諸侯有變乃可乘矣遂使孫武演習水軍於江口伍員終日使人探聽事忽一日報有魯二國遣使臣通好已在郊外伍員喜曰

魯皆屬國無故遣使遠來必然與魯有怨天使吾破魯入郟也原來魯昭王爲得了湛盧之劍諸侯賀畢魯成公與魯昭侯亦來朝

魯侯有羊脂白玉佩一雙銀貂鼠裘二副以一裘一佩獻於魯昭王以爲賀禮自己佩服其一囊九見而愛之使人求之於魯侯魯侯

愛此裘佩不與囊九魯侯有名馬二匹名曰肅霜肅霜乃雁名其羽如練之白高首而長頸馬之形色似之故以爲名後人復加馬傍曰

駙驎乃天下希有之馬也魯侯以此馬駕車來魯其行速而穩囊九

又愛之使人求之於魯侯見一袋發一袋魯侯亦不與二君朝禮既畢

囊九卽譖於昭王曰魯侯私通魯國若放歸必導魯伐魯見成不如

留之乃拘二君於館驛各以千人守之名爲護衛實則監押其時昭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六

王年幼國政皆出于囊九備用這等人執事二君一住三年思歸甚

切不得起身魯世子不見魯侯歸國使大夫公孫哲至魯省視知其

見拘之故奏曰二馬與一國孰重君何不獻馬以求歸魯侯曰此馬

希世之寶寡人情之且不肯獻於魯王况令尹乎且其人貪而無厭

以威劫寡人寡人寧死決不從之可公孫哲私謂從者曰吾主不忍

一馬而久淹於魯何其重畜而輕國哉我等不如私盜駙驎獻於

令尹倘得主公歸魯吾輩雖坐盜馬之罪亦何所恨好從者然之乃

以酒灌醉圍人私盜二馬獻於囊九曰吾主以令尹德尊重故令

某等獻上良馬以備驅馳之用囊九大喜愛其所獻次日入告昭王

曰魯侯地福兵微諒不足以成大事可赦之歸國昭王遂放魯成公

出城魯侯既歸公孫哲與眾從者皆自繫於殿前侍罪魯侯曰微諸

卿獻馬於貪夫寡人不能返國此寡人之罪二子勿怨寡人足矣

各厚賞之今德安府隨州城北有驢驢陂因馬過此得名也唐胡曾先生有詩云

行行西至一荒陂

因笑唐公不見機

莫惜驢驢喻令尹

漢東宮闕早時歸

又聶仙有詩云

三年拘繫辱難堪

只為名駒未售貪

不是便宜私竊馬

尹侯安得離荆南

蔡侯聞**唐**侯獻馬得歸亦解裘佩以獻元復告**昭王**曰**唐蔡**一體

唐侯既歸**蔡**不可獨留也昭王從之**蔡**侯出了郢都怒氣填胸取白

璧沉於漢水誓曰寡人若不能伐**蔡**而再南渡者有如大用及反國

次日即以世子**元**為質於**晉**借兵伐**蔡****晉**定公為之訖告於**周****周**敬

王命卿士**劉卷**以王師會之**宋****魯****衛****齊****陳****鄭****許****曹****宮****邾****頓****胡****虞****薛****杞**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十六卷之三

小邾子連**蔡**共是十七路諸侯個個恨**蔡**之貪皆以兵從**晉**士執

為大將**荀寅**副之諸軍畢集於召陵之地**荀寅**自以為**蔡**與師有功

於**蔡**欲得重貨又是一個使人謂**蔡**侯曰聞君有裘佩以遺**晉**君臣

何獨蔽邑而無之吾等千里與師專為君侯不知何以犒師也**蔡**侯

對曰孤以**晉**令尹**瓦**貪冒不仁棄而投**晉**差他惟大夫念盟主之意

滅強**蔡**以扶弱小則荆襄五千里皆犒師之物也利孰大焉會說荀寅

聞之甚愧其時**周**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偶然大雨連旬**劉卷**患瘧

荀寅遂謂士**鞅**曰昔五伯莫盛於**齊****桓**然駐師召陵未嘗少損於**齊**

先君文公僅一勝之其後搆兵不已自交見以後**晉****楚**無隙自我開

之不可况水潦方降疾瘧方興恐進未必勝退為**齊**乘不可不慮士

鞅亦是個貪夫也思**蔡**侯酬謝又是一個未遂其欲托言雨水不利

難以進兵遂却**蔡**侯之質傳令班師各路諸侯見**晉**不做主各散回

木國髯仙有詩云

冠裳濟濟擁兵車
誰道中原無義士

直擣荆襄方有餘
也同囊瓦索苞苴

蔡侯見諸君解散大失所望歸過沈國汝南府怪沈子嘉不從伐蔡

使大夫公孫姓襲滅其國虜其君殺之以洩其忿囊瓦大怒與師

伐蔡圍其城公孫姓進曰晉不足恃也不如東行求救於吳子胥伯

嚮諸臣與蔡有大仇必能出力蔡侯從之即令公孫姓約會曹侯共

投吳國借兵以其次子公子乾為質伍員引見闔閭曰曹以傷心

之怨願為先驅夫救蔡顯名破蔡厚利王欲入郢此機不可失也好

命闔閭乃受蔡侯之質許以出兵先遣公孫姓歸報闔閭正欲調兵

近臣報道今有軍師孫武自江口歸有事求見闔閭召入問其來意

孫武曰楚所以難功者以屬國眾多未易直達其境也今曹侯一呼

而十八國羣集內申蔡皆素附於曹亦棄而從曹人心怨蔡

不獨曹此楚勢孤之時矣曹謀之士闔閭大悅使被離專殺輔太

子波居守拜孫武為大將伍員伯嚭副之親弟公子夫概為先鋒公

子山闔閭專督糧餉悉起吳兵六萬號為十萬從水路渡淮直抵蔡

國囊瓦見吳兵勢大解圍而走不濟的貨又恐吳兵直渡漢水方纔

屯札連打急報至郢都告急再說蔡侯迎接吳王泣訴君臣之惡

未幾曹侯亦到二君願為左右翼相從滅蔡臨行孫武忽傳令軍士

登陸將戰艦盡留於淮水之曲伍員私問舍舟之故孫武曰舟行水

逆而遲使楚得徐為備不可破矣說利員服其言大軍自江北陸路

走章山臨安府之東直趨漢陽曹軍屯於漢水之南吳兵屯於漢水

之北囊瓦日夜愁吳軍濟漢聞其留舟於淮水心中稍安楚昭王聞

吳兵大舉自召諸臣問計公子中子曰子常非大將之才速令左司馬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三

十六卷卅四

沈尹戍領兵前往勿使吳人渡漢彼遠來無繼必不能入昭公從其

言使沈尹戍帥兵一萬五千同令尹協力拒守沈尹戍來至漢陽

瓦迎入大寨戍問曰吳兵從何而來如此之速瓦曰棄舟於淮汭從

陸路自豫章至此戍連笑數聲曰人言孫武用兵如神以此觀之真

兒戲耳瓦曰何謂也戍曰吳人貫習舟楫利於水戰今乃舍舟從陸

但取便捷萬一失利更無歸路吾所以笑之瓦曰彼兵見屯漢北何

計可破戍曰吾分兵五千與子沿漢列營將船隻盡拘集於南岸

再令輕舟且夕往來於江之上下使吳軍不得掠舟而渡我率大軍

從新息今息抄出淮汭盡焚其舟再將漢東隘道用木石磊斷然後

令尹引兵渡漢江攻其大寨我從後而擊之彼水陸路絕首尾受敵

君臣之命皆喪吾手矣沈尹戍大是知兵當時若非有囊瓦貪功

囊瓦大喜曰司馬高見吾不及也於是沈尹戍留大將武城黑統軍

五千相助囊瓦自引一萬人往新息進發不知後來勝敗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兵凶戰危雖算計十分周密猶恐有失所以諸葛武侯一生用

兵全以謹慎取勝如囊瓦之渡江索戰未可全非特不如沈尹

戍之計為穩耳棄極穩之計而欲僥倖以成功所以一敗塗地

也

囊瓦平時則為令尹位在百僚之上出兵則為主帥掌握軍國

之權乃全不能出一計謀只是隨人可否東倒西歪如此人那

得不敗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五

沈尹戍料敵設謀無不中窾用兵撫士皆得其方絕好一個將才可惜爲囊瓦所誤

楚爲天下第一強國地廣兵精池深城固歷世以來得陵諸夏抗拒天子王朝列國莫敢誰何齊桓晉文亦不過畧挫其鋒未能制其死命也今只因信用費無極囊瓦二人遂致諸侯離心臣民皆叛喪師亡國宗室爲墟故君遭戮屍之慘君臣受淫污之辱至於無以復加吳國不過東海小邦只因得一孫武伍員遂能宣威強國如此古云得人者興失人者亡人君當三斯其語也

楚雖囊瓦無才然內則有子西子期申包胥等以爲謀臣外則有沈尹戍薳越薳延史皇鬬巢等以爲戰將何以吳兵五戰遂至郢都受禍至於如此之亟乎殆亦楚人歷世作惡其貫已盈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五

十六卷

天厭其德故奪其魄而誘其衷不過假手於吳人耳

伍員積怒楚平固不恤濱倫以快其報復但諸大夫非盡仇家何至徧淫其閨閫乎况報怨於亡人至於抉目鞭屍蒙駭棄骨亦從來希有之事雖曰怨毒實深畢竟失之已甚

偌大一個楚國上而宮嬪下而諸大夫之妻妾共有無數婦人乃俱受淫污並無一個守貞抗節者何楚地閨閫之無良也伯嬴閉戶自持抗詞守禮卒免閨閫之淫庶爲差強人意

妾媵之屬猶爲下賤楚昭夫人固國母也乃竟受閨閫之淫婦人無恥一至於此令人恨恨

伍員於楚有怨故欲快志於報復若吳王不過以敵國相攻非有深仇積怨也何竟至宣淫不顧且淫其妻子不已并欲淫及其母乎無禮甚矣

楚平多行不義，傲怨於生前，既已自知之矣，不思遷善改過，以爲善後之謀。乃葦湖中設疑棺，又盡殺石工，以滅口欲免身後之發掘，究竟不免於戮屍之禍。真是做骨愚人，信費無極之謔。納媳逐子，戮忠貽禍，其過固在楚平。然信任囊瓦，貪夫遂致人心離叛，則亡國之殃，楚昭亦不得辭其責也。

話說沈尹戌去後，吳國夾漢水兩軍相持數日。武黑城欲獻媚于令尹，進言曰：「人舍舟從陸，違其所長，且又不識地理，司馬已策其必敗矣。今相持數日不能渡江，其心已怠，宜速擊之。」初亦可聽瓦之愛將史

皇亦曰：「人愛令尹者少，愛司馬者多。若司馬引兵焚吳舟塞隘道，則破吳之功彼爲第一也。令尹官高名重，屢次失利，今又以第一之

功讓于司馬，何以立于百僚之上？司馬且代子爲政矣。」若果獲全勝功，何常不在元帥不如從武城將軍之計，渡江決一勝負，爲上策。瓦惑其言，初失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毛 十一 卷卅七
政不知更要失兵權 遂傳令三軍俱渡漢水。至小別山，在漢川縣南，十里亦各甌山 列成陣

勢。史皇出兵挑戰，孫武使先鋒夫概迎之。夫概選勇士三百人，俱用堅木爲大棒一過，軍形其實古怪 兵沒頭沒腦亂打將去。瓦從未見此軍形，這

渡江今纔交兵，便敗何面目來見我？史皇曰：「戰不斬將，攻不擒王，非兵家大勇。」令王大寨札在大別山之下，北在漢陽縣東 不如今夜

出其不意往劫之，以建大功。劫寨亦是一策，但非孫武對手耳 囊瓦從之，遂挑選精

兵萬人，披掛銜枚，從間道殺出大別山。後諸軍得令依計行之，却說孫武聞夫概初戰得勝，眾皆相賀。武曰：「囊瓦乃斗筭之輩，貪功僥倖，

令夫概專殺，各引本部伏于大別山之左右，但聽哨角爲號，方許殺

出使。二君分兩路接應，又令伍員引兵五千抄出小別山反劫。

囊丸之寨却使伯翳接應孫武又使公子山吳王保護王移屯于

漢陰山在漢陽之北以避冲突大寨虛設旌旗留老弱數百守之號令

已畢當時三鼓囊丸果引精兵密從山後抄出見大寨中寂然無備

發聲喊殺入軍中不見吳王疑有埋伏心慌忙殺出忽聽得哨

角齊鳴專殺夫概兩軍左右突出夾攻囊丸且戰且走三停兵士折

了一停纔得走脫又聞炮聲大震右有蔡侯左有唐侯兩下截住唐

侯大叫還我肅霜馬免汝一死蔡侯又叫還我裘佩饒汝一命心

事却是囊丸又羞又惱又慌又怕正在危急却得武城黑引兵來

大殺一陣救出囊丸約行數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本營已被吳將

伍員所劫史將軍大敗不知下落囊丸心胆俱裂引着敗兵連夜奔

馳直到柏舉地名方纔住足良久史亦引殘兵來到餘兵漸集復立

營寨囊丸曰孫武用兵果有機變不說自己不用只說別人益蓋不如棄寨逃歸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吳請兵復戰史曰令尹率大兵拒吳若棄寨而歸吳

兵一渡漢江長驅入郢令尹之罪何述不如儘力一戰便死于陣上

也留個香名于後史雖無將才囊丸正在躊躇忽報王又遣一

軍來接應應囊丸出寨迎接乃大將遠射也射曰主上聞吳兵勢大

恐令尹不能取勝特遣小將帶軍一萬前來聽命因問從前交戰之

事囊丸備細詳述了一遍面有慚色遠射曰若從沈司馬之言何至

如此今日之計惟有深溝高壘勿與吳戰等待司馬兵到然後合擊

囊丸曰某因輕兵劫寨所以反被其劫若兩陣相當楚兵豈遠弱于

吳哉今將軍初到乘此銳氣宜決一死敵遠射不從遂與囊丸各自

立營各雖互為犄角相去有十餘里囊丸自恃爵高位尊不敬遠射

偏沒用的人遠射又欺囊丸無能不為之下兩邊各懷異意不肯和

同商議本軍不和先鋒夫概探知楚將不和乃入見吳王曰囊

丸取敗之道

兇貪而不仁素失人心遠射雖來赴援不遵約束三軍皆無鬥志若
追而擊之可必全勝闔閭不許這又是夫概退曰君行其令臣行其
志吾將獨往若幸破國軍郢都可入也雖則放也晨起率本部兵
五千竟奔囊瓦之營孫武聞之急調伍員引兵接應却說夫概打入
囊瓦大寨瓦全不准備營中大亂武城黑捨命敵任瓦不及乘車步
出寨後左脾已中一箭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以車載之謂瓦曰令
尹可自方便小將當死于此囊瓦卸下袍甲乘車疾走不敢回郢竟
奔鄭國逃難去了鬻翁有詩云

披裘佩玉罵名駒

只道千年住郢都

兵敗一身逃難去

好教萬口笑貪夫

伍員兵到以爲恐其追逐囊瓦乃提戟引部兵殺入國軍左衝右突
殺死國兵將二百餘人國兵死傷數亦相當少皇身被重傷而死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充

子武城軍戰夫概不退亦被夫概斬之遠射之子遠延聞前營有失

報知其父欲提兵往救遠射不許自立營前彈壓令軍中亂動者斬

國軍敗軍皆歸于遠射點視尙有萬餘合成一軍軍勢復振遠射曰

乃令大軍拔寨都起也去得其未至整隊而行退至郢都再作區處

射移營尾其後追之反于清發地名國兵方收集船隻將謀渡江

兵便欲上前奮擊夫概止之曰困獸猶鬥况人乎若逼之太急將致

死力不如暫且駐兵待其半渡然後擊之已渡者得免未渡者爭先

誰肯死聞勝之必矣夫概此說乃退二十里安營中軍孫武等俱到

聞夫概之言人人稱善國謂伍員曰寡人有弟如此何患郢都不

入伍員曰臣聞被離會相夫概言其毫毛倒生必有背國叛主之事

雖則英勇不可專任國不以爲然在愛時進言再說遠射聞國兵

雖則英勇不可專任國不以爲然在愛時進言再說遠射聞國兵

來追方欲列陣拒敵又聞其復退喜曰固知吳人性不敢窮追也

必乃下令五鼓飽食一齊渡江剛剛渡及十分之三夫概兵到

爭渡大亂遺禁止不住只得乘車疾走軍士未渡者都隨着主將

亂竄吳軍後掩殺掠取旗鼓戈甲無數孫武命魯蔡二君各引本部

國軍將奪取渡江船隻沿江一路接應遺期奔至淮陰將卒

饑困不能奔走所喜追兵已遠暫且停留理鍋造飯大飯飯纔

熟吳兵又到遺兵將不及下咽棄食而走留下見成熟飯反與吳兵

受用吳兵飽食復儘力追逐投了他飯又楚兵自相踐踏死

者更多遺射車頭破夫概一戰刺死其子遺延亦被吳兵圍住延奮

勇衝突不能得出忽聞東北角喊聲大振遺延曰又有兵到吾命

休矣原來那枝兵却是左司馬沈尹戌行至新息得吳兵敗之信

遂從舊路退回却好在齊遇着吳兵圍住遺延吳成遂將部下

萬人分作三路殺入夫概恃其屢勝不以爲意忽見楚三路進兵正

不知多少兵馬浴抵敵一頭處遂解圍而走沈尹戌大殺一陣吳兵

死者千餘人沈尹戌正欲追殺王國闢大軍已到兩下札營相拒

沈尹戌謂其家臣吳句卑曰令尹貪功使吾計不遂天也今敵患已

深明日吾當決一死戰幸而勝不及郢國之福萬一戰敗以首托

汝勿爲吳人所得沈尹戌至此已知事之難矣又謂遺延曰汝

父已歿于敵汝不可以再死宜亟歸傳語子西孫爲保郢計遺延

下拜曰願司馬驅除東寇早建大功垂淚而別明日兩下列陣交鋒

沈尹戌平昔撫士有方軍卒用命無不盡力死開夫概雖勇不能取

勝看看欲敗孫武引大軍殺來右有伍員蔡侯左有伯嚭侯強弓

勁弩在前短兵在後直衝入軍殺得七零八落成死命殺出重圍

身中數箭僵臥車中不能復戰乃呼吳句卑曰吾無用矣汝可速取

吾首去見**昭王**可憐句卑猶不忍成儘力大喝一聲遂瞑曰不視句卑不得已用劍斷其頭解裳裹而懷之復掘土掩蓋其屍奔回郢都去了**吳**兵遂長驅而進史官有讚云

莽謀不臧

賊賢升佞

伍族旣捐

郤宗復盡

表表沈尹

一木支厦

操敵掌中

敗于貪瓦

功隳身亡

凌霜暴曰

天佑忠臣

歸元于國

話說**遠延**先歸見了昭王哭訴**襄九**敗奔其父被殺之事昭王大驚

急召子西子期

公子

等商議再欲出車接應隨後**英句卑**亦到呈上

沈尹戎之首備述兵敗之緣皆因令尹不用司馬之計以至如此昭

王痛哭曰孤不能早用司馬狄之罪也

謂料你不早用來因大罵**襄九**誤國

奸臣

之賊

偷生于世夫豕不食其肉句卑曰**吳**兵日逼大王須早定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望

十六卷四十一

保郢之計昭王一面召**沈諸梁**以之領回父首厚給墓具封諸梁爲

葉公一面議棄郢西走子西號哭諫曰社稷陵寢盡在郢都今又棄

去不可復入矣

此諫自不可少

昭王曰所恃江漢爲險今已失其險**吳**師

旦夕將至若能束手受擒乎子期奏曰城中壯丁尚有數萬王可悉

出宮中葉甫激厲將士固守城堞遣使四出往漢東諸國令合兵入

援亦是一策只是此

時已做不去了人深入我境糧餉不繼豈能久哉**昭**王曰**吳**

因糧于我何患乏食**魯**人一呼**關**羽皆往**吳**兵東下**唐**蒙爲導**趙**之

字下盡已離心不可恃也

此語頗爲明白所以後日復興

子西又曰臣等悉師拒敵

戰而不勝走猶未晚**昭**王曰國家存亡皆在二兄

中結皆平王唐子昭子之兄當

行則行寡人不能與謀矣言罷含淚入宮子西與子期計議使大將

關巢引兵五千助守麥城以防北路大將**宋**木引兵五千助守紀南

城以防西北路子西自引精兵一萬營于魯泚江在監利縣以扼東渡之

路置水惟西路川江今四川南路湘江今湖南俱是關地地方險遠非

入關之道不必置備子期督令王孫繇于王孫圍鍾建申包胥等

在內巡城十分嚴緊再說關王闔閭聚集諸將問入郢之期伍員進

曰關雖屢敗然郢都全盛且三城聯絡未易拔也西去魯汭江乃大

之徑路必有重兵把守必須從北打大寬轉分軍爲三一軍攻麥

城一軍攻紀南城大王率大軍直擣郢都彼疾雷不及掩耳顧此失

彼三路進兵合其不能相顧已據勝算二城若破郢不守矣孫武曰子胥之計甚善乃

使伍員同公子山引兵一萬關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麥城孫武

同大槪引兵一萬關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紀南城闔閭同伯關

等引大軍攻郢城且說伍員東行數日諜者報此去麥城止一舍之

遠有大將關引兵把守伍員命屯往軍馬換了微服小卒二人跟

隨步出營外相度地形來至一村見村人方牽驢磨麥其人以捶擊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十一 六卷四十一
驢驢走磨轉麥屑紛紛而下員忽悟曰吾知所以破麥城矣當下回
營暗傳號令每軍士一名要布袋一個內皆盛土又要草一束明日
五鼓交割如無者斬至次日五鼓又傳一令每軍要帶亂石若干如
無者斬比及天明分軍爲二隊關侯率一隊往麥城之東公子乾
率一隊往麥城之西分付各將所帶石土草束築成小城以當營
壘員身自規度督率軍士用力須臾而就東城狹長以象驢形名曰
驢城西城正圓以象磨形名曰磨城關侯不解其意員笑曰東驢西
磨何患麥之不下耶此舉不過計識之法却無甚奇處關關集在麥城聞知關兵東西
築城急忙引兵來爭誰知二城已立屹如堅壘關關集先至東城城上
旂旗布滿鐸聲不絕關關集大怒便欲攻城只見轅門開處一員少年
將軍引兵出戰關關集問其姓名答曰吾乃關侯少子姬乾也關關集曰
子非吾敵手伍子胥安在姬乾曰已取汝麥城去矣關關集愈怒挺

着長戟直取姬乾姬乾奮戈相迎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忽有哨馬
飛報今有吳兵攻打麥城望將軍速回鬪巢恐巢穴有失急鳴金收
軍軍伍已亂姬乾乘勢掩殺一陣不敢窮追而反鬪巢回至麥城正
遇伍員指揮軍馬圍城鬪巢橫戈拱手曰子胥別來無恙足下先世
之冤皆緣無極今讒人已誅足下無冤可報矣宗國三世之恩足下
豈忘之乎員對曰吾先人有大功于楚王不念冤殺父兄又欲絕
吾之命幸蒙天祐得脫于難懷之十九年乃有今日子如相諒速速
遠避勿嬰吾鋒可以相全道却是別友之德鬪巢大罵背主之賊避汝不算
好漢便挺戟來戰伍員員亦持戟相迎畧戰數合伍員曰汝亦疲勞
放汝入城明日再戰鬪巢曰來口決個死敵兩下各自收軍城上看
見自家人馬開門接應入城去了至夜半忽然城上發起喊來報道
吳兵已入城矣原來伍員軍中多有楚國降卒故意放鬪巢入城却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十一

教降卒數人一樣妝束雜在楚兵隊裏混入鬪巢伏于避處夜半
於城上放下長索吊上楚兵比及知覺城上楚軍已有百餘齊聲吶
喊城外大軍應之守城軍士亂竄鬪巢禁約不住只得乘輅車出走
伍員也不追趕得了麥城使人至楚王報捷潛淵有詩云
西磨東驢下麥城 偶然觸目得功成

子胥知勇真無敵

立見荆蠻右臂傾

話說孫武引兵過虎牙山在荆門之西轉入當陽阪望見漳江在北水勢

滔滔紀南地勢低下西有赤湖湖水通紀南及郢都城下武看在水

裏心生一計命軍士屯于高阜之處各備畚鍤俾一夜之間要掘開

深濠一道引漳江之水通于赤湖却築起長堤壩住江水那水進無

所洩平地高起二三丈又遇冬月西風大發即時灌入紀南城中水

火攻部是兵家最妙之着却亦是最毒之着守將宋木只道江漲驅城中百姓奔郢都避

水那水勢浩大連郢都城下一望如江湖了孫武使人于山上砍竹造筏吳軍乘筏薄城城中方知此水乃吳人决漳江所致眾心皇懼各自濟生王知郢都難守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門取其愛姝季芊一同登舟子期在城上正欲督率軍士捍水聞王已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駕單單走出一身不復顧其家室矣郢都無主不攻自破晉陽之水不及城者三版攻隔百日而陷得全郢都之破何至此之速豈非大乎史官有詩云

虎踞方城阻漢川

吳兵迅掃若飛烟

忠良棄盡讒貪售

不怕隆城高如天

孫武遂奉閻闔入郢都城卽使人掘開水壩放水歸江合兵以守四郊得國助變伍員亦自麥城來見闔闔升王之殿百官拜賀已畢

然後王二君亦入朝致詞稱慶闔闔大喜置酒高會是晚闔闔宿于王之宮左右得王夫人以進闔闔欲使侍寢意猶未决伍員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閻闔

十六卷四四

曰國尚有之况其妻乎王乃留宿正不知其侍寢淫其妾媵殆遍左

右或言王之母伯嬴乃太子建之妻平王以其美而奪之今其齒

尚少色未衰也魯天和闔闔心動使人召之伯嬴不出闔闔怒命左

右牽來見寡人伯嬴閉戶以劍擊戶以劍擊戶而而言曰妾聞諸侯

者一國之教也禮男女不同席食不共器所以示别今君王棄其居

表儀以淫亂聞于國人未亡人寧伏劍而死不敢承命楚王微行同

却強于宜姜百倍闔闔大慚乃謝曰寡人敬慕夫人願識顏色敢及亂乎夫

人休矣使其舊侍爲之守戶誠從人不得妄人可見礼能服人使楚

遂至于伍員求昭王不得乃使孫武伯嚭等亦分據諸大夫之室

淫其妻妾以辱之曹侯蔡侯公子山往搜襲瓦之家裘佩尚依然在

箭蕭霜馬亦在軋中二君各取其物俱轉獻于王其他寶貨金帛

充劫室中恣左右運取狼籍道路囊瓦一生貪賄何曾受用公子山

欲取囊瓦夫人夫概至逐山而自取之這等誤國會夫老婆自然該與別人受用是時君臣宣淫男女無別郢都城中幾于獸羣而禽聚矣鬻翁有詩云

行淫不避楚君臣

但快私心瀆大倫

只有伯嬴持晚節

沛風一線未亡人

伍員言于**吳**王欲將**宗**廟盡行折毀**孫武**進曰兵以義動方為有

名君臣宜淫不義孰甚**平王**廢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任用讒貪內戮忠良而

外行暴于諸侯是以**吳**得至此今**越**都已破宜召太子**建**之子**芋勝**

立之為君使主宗廟以**更昭王**之位**越**人憐故太子無辜必然相安

而勝懷**德**世世貢獻不絕**王**雖赦**越**猶得**也**如此則各實俱全

矣此時善策無逾于此若使必欲滅越則當止兵休諒請命于周天子明正楚人之罪分遣唐蒙二使及子沿孫武等分兵封地撫輯

人庶庶可成伯而有楚奈何計不如此只知紛紛德有恣使楚得借秦力以復國遂使前功盡棄哉閻闔貪欲滅**越**遂

不聽**孫武**之言乃焚毀其宗廟**越**二君各辭歸本國去訖閻闔復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盟

十一

置酒章華之臺大晏羣臣樂工奏樂羣臣皆喜惟**伍員**痛哭不已閻

闔曰卿報**越**之志已酬矣又何悲乎**員**含淚而對曰**平王**已死**越**王

復迎臣父兄之仇尚未報萬分之一也閻闔曰卿欲何如**員**對曰乞

大王許臣掘**平王**之塚墓開棺斬首方可洩臣之恨閻闔曰卿為德

于寡人多矣寡人何愛于枯骨不以慰卿之私耶遂許之**伍員**訪知

平王之墓在東門外地方室丙莊寥臺湖乃引本部兵往但見平原

衰草湖水茫茫並不知墓之所在使人四下搜尋亦無踪影**伍員**乃

捶胸向天而號曰天乎天乎不令我報父兄之怨乎忽有老父至前

揖而問曰將軍欲得**平王**之塚何故來得奇問得着**員**曰**平王**棄子奪媳殺

忠任佞滅吾宗族吾生不能加兵其頭死亦當修其屍以報父兄于

地下老父曰**平王**自知多怨恐人發掘其墓怕人發掘偏不能免故葬于湖中

可謂將軍必欲得棺須泗湖水而求之乃可見也因登寥臺指示其

處貞使善沒之人入水求之於臺東果得石廓乃令軍士各負沙一囊珥積墓旁壅住流水然後鑿開石槨得一棺甚重發之內惟衣冠及精鐵數百斤而已更惟精寶老叟曰此疑棺也真棺尚在其下更去石板下層果然有一棺員令毀棺拽出其屍驗之果昭平王之身也用水銀殮過膚肉不變貞一見其屍怨氣衝天手持九節銅鞭鞭之二百肉爛骨折於是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究竟死者何加帝得做後人詬訕數之曰汝生時枉有目殊不辨忠佞聽信讒言殺吾父兄豈不寃哉遂斷平王之頭燬其衣衾棺木同骸棄于原野每不鬚翁有讚云

怨不可積

寃不可極

極寃無君長

積怨無存歿

匹夫逃死

僂及朽骨

淚血洒鞭

怨氣昏天

孝意奪忠

家仇及國

烈哉子胥

千古猶為之飲泣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異

伍員既撻平王之屍問老叟曰子何以知平王葬處及其棺木之葬

老叟曰吾非他人乃石工也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餘人砌造疑塚

恐吾等漏洩其機塚成之後將諸王盡殺塚內獨老漢私逃得免偏

不盡殺今日感將軍孝心誠切特來指明亦為五十餘寃鬼稍償其恨

耳員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再說昭昭王乘舟西涉沮水沮亦作

又轉而南渡大江入于雲中即吳楚界有草寇數百人夜劫昭

王之舟以戈擊昭王時公孫繇于在傍以背蔽王大喝曰此昭王也

汝欲何為言未畢戈中其肩流血及踵昏倒于地寇曰吾輩但知有

財帛不知有王且令尹大臣尚且貪賄况小民乎若不到此時此言

乃大搜舟中金帛寶貨之類箴尹固急扶昭王登岸避之昭王呼

曰誰為我護持愛妹勿令有傷此時必顧愛妹下大夫蠲延背負季

子以從王于岸回顧羣盜放火焚舟乃夜走數里至明旦子期同索

天關字關集陸續踪跡而至關辛口臣家在郢去此不及四十里吾

王且勉強到彼再作區處少頃上孫餘于亦至昭王驚問曰子負重

傷何以得免餘于曰臣負痛不能起火及臣身忽然有人推臣上岸

昏迷中聞其語曰吾乃關之故令尹孫叔敖也傳語吾王關師不久

自退社稷綿遠因以藥敷臣之肩醒來時血止痛定故能及此昭王

曰孫叔產于雲中其靈不泯相與嗟歎不已關葉出乾糲同食箴尹

固解匏瓠汲水以進昭王使關辛覓舟於成白之津成白地在竟陵縣辛望

見一舟東來載有妻小察之乃大夫藍尹賈也辛呼曰王在此可以

載之藍尹賈曰亡國之君吾何載焉竟去不顧關辛伺候良久復得

漁舟解衣以授之纜肯艤舟攏岸王遂與李辛同渡得達郢邑關辛

之仲弟關懷聞王至出迎辛令治饌關懷進食屢以目視昭王心切

人便自然關辛疑之乃與季弟策親侍王寢至夜半聞泝刀聲關辛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四十一

開門出看乃關懷也手執霜刃怒氣勃勃辛口弟泝刀欲何為乎懷

曰欲弑王耳辛曰汝何故生此逆心懷曰昔吾父即關忠于平王平

工聽費無極讒言而殺之平王殺我父我殺平王之子以報父仇有

何不可辛怒罵曰君猶天也天降禍于人人敢仇乎此語以為教忠

切當懷曰王在國則為君今失國則為仇見仇不殺非人也辛曰古者

怨不及嗣這句王又悔前人之失錄用我兄弟如此則怨今乘其危

而弑之天理不容汝若萌此意吾先斬汝好句關懷挾刃出門而去

恨恨不已昭王聞戶外叱喝之聲披衣起竊聽亦危備聞其故遂不

首留郢關字關葉與子期商議遂奉王北奔隨國却說子西存魯泮

江把守聞郢都已破昭王出奔恐國人遺散乃服于服乘王輿自稱

關王立國于脾淺暫以安人心百姓避關亂者依之以居已而聞王

在隨曉諭百姓便知王之所在然後至關與王相從伍員終已不得

昭王爲恨言于闔閭曰楚王未得楚未可滅也臣願領一軍西渡
綜跡昏君執之以歸闔閭許之伍員一路追尋庶幾王在闔竟往闔
國致書闔楚宏索取楚王畢竟楚王如何得免且看下回分解



